



■ 焦波(前排左三)和他的“零经验”大学生制作团队



■ 焦波在华政点映会上侃侃而谈

373天,记录中国的一个村庄

裴佳琦 (华东政法大学)

大咖名片:

焦波,著名摄影师,曾拍过《俺爹俺娘》等图片作品集。同时,他是《乡村里的中国》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,他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,耗时一年记录下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。



小宾馆开个房间,排队洗澡。“苦中有乐,我们养过6只狗、2只鸡、1只羊,院子里种了南瓜豆角丝瓜,房间里挂个投影屏,偶尔放点电影,管这叫‘天堂电影院’。”焦波回忆道。

怎样才能获得村民的信任,捕捉到最真实的镜头?“一开始会受到村民的关注,后来就熟悉了。”焦波说:“说话说农民的话,一块吃饭一块干活,不把自己当摄影师,村民也就把我们当自己人了。”他一直强调“沉下心来,融为一体”,再后来,村里夫妻吵架、邻里纠纷在镜头前也不会有所避讳了。焦波还谈到他和纪录片主人公杜深忠的交往,一次他跟拍杜深忠参加族人葬礼,杜深忠指着一座坟对焦波说,那就是俺爹俺娘的坟。“老人在这里,我大不恭敬了。”焦波跪下对坟磕了三个头,从此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。

镜头拍下真实农民

纪录片的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:从敞开的破旧屋门射入的阳光在地面照出一块方形光影。杜深忠说:“这是一张宣纸。”他没事儿就蹲在地上,一手端脸盆,一手拿毛笔,蘸清水在光影里写字。那年他58岁,喜爱写作、书法,曾经上过鲁迅文学院,会拉二胡和弹琵琶,是农村不多的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。

而杜深忠和其更关心衣食住行的妻子张

兆珍的日常生活则布满辛辣的黑色幽默。村里古树被挖走运去城里搞绿化,他愤慨:“剃大腿上的肉贴脸上,完了,子孙后代就完了。”张兆珍回应:“人都富得哼哼,你还穷得吱吱。人有钱的王八坐上席,你没钱的君子下流坯。”玉米被獾糟蹋了,张兆珍心疼,说药死獾算了,杜深忠说,不行,獾是国家保护动物。张兆珍反驳:“农民怎么没有保护呢?”他答道:

么。”焦波说,“但有一点,就是心沉下去,耐下心认准一个目标,干事情要有坚持的态度。”

他从没导演过任何一个场景,没写过一个字策划,没编过一句台词。“你看杜深忠夫妻吵架,一连串排比句和对偶句,那不是吵架是相声,编不出来的。很多大导演,大编剧看过纪录片后,都感叹不能编出这样的场景和台词来。农民的智慧是山,谁还敢小看农民。”

片中出现的几个片段,让不少银幕前的同学印象深刻甚至为之落泪。其中之一就是杜深忠的女儿小梅出嫁。小梅读初一那年,因为不能及时交上学杂费而被迫选择辍学,出门打工挣钱供家中弟弟读书。杜深忠夫妇一直感觉亏欠这个懂事的女儿,几年过去,女儿终于找到好归宿,夫妇俩都很高兴。女儿出嫁前夕,杜拿出两万元交给女儿,父女俩一番谈话,几番推托,令人唏嘘父女情深。

未曾出现在镜头中的年轻村民张自军的命运则悲惨许多,他和许多农村青年一样为了生活背井离乡。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,不幸身亡,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。父亲被下葬时,尚不懂事的幼子披麻戴孝,指着墓坑好奇发问:“那是俺爸爸的家吗?门口怎么这么小。”

而另一个片段则温馨许多,大学生杜滨才的父亲杜洪发早年患有精神病,妻子在儿子两岁时与他离婚。他单纯朴实,一人独自把儿子拉扯大,一心想让孩子过上好生活。22岁的儿子在外读大学,回家后却总对父亲不满,曾自怨自艾:“我不愿意回这个破家,这个破家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!”但在大年初一杓峪村第

四届春节联欢会上,杜滨才突然上台唱了一首《父亲》,让台下的父亲和其他村民们湿了眼眶,也让银幕前不少同学掉泪。

97分钟的纪录片,373天的拍摄,平均每4天拍一分钟,纪录片是按照什么标准剪辑?焦波回答是按照纪录片人的标准:“剪出想要让大家看到的东西,看准哪句话有意思,哪个故事生动,就把它剪出来。比如我看到杜深忠买琵琶,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故事,他会和妻子发生冲突”。

从1000个小时的素材中剪出97分钟的视频,“要放弃很多,要有选择和思考”,焦波觉得这需要对社会、对人生有深刻认识,要有一定人生阅历。而他最终想呈现给观众的,是一部客观真实的,有无奈挫折,更有坚持理想的乡村社会纪录片。

85后、90后挑起大梁

“去大山里找一个村庄,必须住满一年,一天也不能离开”。2012年春节,焦波接下国家电影局一项拍摄任务,寻找一个村庄,按照24节气记录村庄整年的变化和风情,要拍出农民身上的坚韧信念和遇到的困难挫折,但更重要的是困难挫折中的坚持。“不要拍成一般意义上的宣传片,也不能拍成消极灰暗的东西”。

焦波找来5位大学生,临时组成一支制作团队:四川传媒学院“85后”大四学生剧玺博和李梦龙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、摄影,剧玺博还负责素材剪辑。毕业于淄博职业学院的“90后”刘晓晨担任制片主任、会计和司机,他的师妹,也是制作团队中唯一的女生陈青则是导演助理和场记。摄影助理北川当时刚15岁,是焦波收为徒弟的6个汶川孤儿之一。

“我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,”焦波介绍:“纪录片就是我把摄像机递给你,你递给他这样拍出来的;他们也都不是名牌大学的学生,但只要能吃苦,沉下心来、认准目标,就能做出东西来。”

村里头来了陌生人

剧组6人接下来在大山里找了半个月,最后选定了“不大不小、不富不穷,具有典型性”的村庄——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,杓峪村167户,484口人,村民主要以种苹果为生,也有人离乡打工。这里正在发生变化,但还保留着立春时涂红羊角和给小孩缝春鸡的传统习俗。

2012年2月4日,摄制组租下村里一个小院,住进了村子,在院门上挂了一个牌子“村儿电影社”。自此一年内剧组与村民朝夕相处,过起了农家生活。他们一起做饭,轮流洗碗,每隔两周需赶赴车程2小时外的县城



生活才是最佳剧本

“都没有经验,拍摄时不知道会发生什